

讀

書

偶

識

讀書偶識二

鄒叔子遺書之一

新化鄒漢助叔績

史記索隱引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白虎通五經篇于春秋類下引傳曰三皇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世受錄圖史記从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盧弓父曰三千三百三十篇未除禮樂之書也其說是然書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之多而禮樂之書僅九十篇何其少也此非禮樂之正經蓋如逸周書有識方之類

本在禮樂之中而重錄于書中者有九十篇故除之也
孫仲可宐曰黃帝至堯舜不遠堯舜至秦穆不二千年
書至三千二百四十篇不過多邪此言非也破黃帝一
千二百五十年堯九十八舜四十二夏六百三十八殷
六百二十九西周二百七十九平王至秦穆卒百五十
年共三千有八十六年唐虞五家書百二十篇此其近
者帝魁至帝學不滿一千二百五十約可百篇內此其
遠者皆記言之書也其餘則皆春秋也故白虎通于春
秋類言之曰此而論則三千餘年之間而有史記三千

篇亦猶由漢至明一千八百餘年而正史有二千餘卷之多何足怪哉或謂中候之文不與百二篇之文相類疑非古時之書此又不啻自唐及周歷二千餘年其文安得一律錄書者各取其近者則若一律今逸周書文體又不與周書一律豈必僞邪伏羲得几九十一王卽所云三皇百世也計神元書其書之都名其細名則曰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也九十一言百者舉成數而言五帝之世受錄圖此伏羲已後帝魁已時有五興王曰五帝也蓋伏羲一神農二遂人三祝融四黃帝五受錄圖

其書名也史記一書也从政錄尚書之都名又一書也
帝魁呂來至秦穆此二種書凡有三千二百四十篇从
政錄約二百篇內外史記約三千餘篇

書序有今文古文今所傳者出馬鄭王古文也書僅百
篇史記尚書大傳及書緯所言張霸所據者今文也凡

百二篇多古文二篇史記商有大戊大戊在成又後大傳周有

拚誥拚誥在木後其篇名也尚書璇璣鈴曰孔子求書得黃

帝玄孫帝魁之書訖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

遠取近定可呂爲世灋者百二十篇呂百二篇爲尚書

十八篇爲中侯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春秋說題辭曰尙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凡百二十篇張霸采書序作百兩篇亦是尙書有百二篇之證

書序多殘缺如泰誓序律厯志引之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又引之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及按呂今序則僅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無大誓八百諸侯會語又紂作殷伯今序是而律厯志非如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下當是奪作禹貢三字如微子作

誥父師少師下當是奪作微子三字微子作如作者七
人矣之作卽篇內發出往之意也言微子欲出犇告父
師少師史錄其言爲微子篇則其下有作微子三字無
疑此是今序殘缺

尙書大傳史記齊世家之文此伏生秦誓也伏生傳之
鼃錯曰年老而歿未竟者卽此篇故論衡曰孝景皇帝
始存尙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鼃錯往从受尙書二
十八篇伏生老歿書殘不竟蓋伏生傳与鼃錯之書其
已竟者二十八篇其未竟而書本殘者則秦誓之篇其

書雖未荀亦傳之故亦曰二十九篇孔安國呂攷古文者卽此泰誓故史記漢書皆云伏生書二十九篇後至宣帝時河內女子復得泰誓其書與伏生之泰誓相近而荀子伏生之書宣帝因下之博士故論衡曰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尙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博士然後易禮尙書各益一篇而尙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言定者謂荀伏生所傳雖有泰誓而未荀至此乃荀而二十九篇始具足矣書疏引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

子壤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二篇由此言之則宣帝時所得乃古文卽馬季長所云後得者蓋孔安國曰伏生二十九篇攷古文其泰誓則曰伏生書中所有者攷其文其伏生書中所無者則逸之亦如十六篇逸書也至宣帝得河內女子泰誓時其時爲古文之學者又曰其新書續古文而去安國所攷之泰誓故馬季長疑之史記周本紀九年十年之文此別本泰誓卽劉向別錄所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謫曰教人者是也其夏侯經僅二十九篇

伏生之書也歐陽經有三十一篇兼此剛後得秦誓而
荀存之也三種秦誓大同小異歐陽氏兼存之古人之
慎也

伏孔剛家所傳所破一秦誓也武帝末後出二秦誓也
宣帝時後出三秦誓也三者大同而小異嚙皆僅古秦
誓中之一篇伏孔之書于一篇猶有殘缺武帝時之書
視伏孔爲荀矣而首數簡銛宣帝時之秦誓首數簡
不銛而荀于武帝時書嚙仍止一篇也博士呂其首尾
獨荀離爲三篇呂充秦誓三篇之數學徒皆信尙呂爲

泰誓三篇已具故古文家亦去其子國所攷者而孖此篇而三篇又杜古文中矣馬季長趙邠卿知其本末故皆曰爲後得使此三篇果已具足于伏孔二君之時則與二十八篇同出烏得云後出哉要而言之三種泰誓皆非僞也伏孔之缺畧其慎也武帝時泰誓雖鎔簡而書未僞特博士之說燕說耳宣帝時出之書亦不僞也特博士離而爲三曰欺人不知明者之議于後也馬季長疑其文之淺露則矯枉過直古文家去子國所攷而著此後得之書殆見子國書中所有者此書皆有子國

書中所缺者此書獨全故去此从彼嚙不如歐陽氏之
三種竝打爲慎之至也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史記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季長

注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惠

也

史記集解引

鄭康成注賓讀擯舜爲上擯曰迎諸侯

書疏引

天問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叔師注言天四方各有一
門其誰從之上下西北辟啓何氣通焉注言天西北之
門每常開居豈元氣之所通洪慶善興祖補注淮南言
東北方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東極之山曰闡明之門

東南方波母之山曰陽門南方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
方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西北
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凡八
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逸說蓋出于此
謹案淮南九州之外八蠻千里八蠻之外八紘千里八
紘之外八極千里九州州方三千里加蠻紘極凡萬五
千里故子長曰遠方賓客季長四方之門正用屈原語
此蓋相仍古訓也岵夷暘谷卽東方閻闔之門東北蒼
門南交卽南方暑門東南陽門西昧谷卽西方閻闔之

門西南白門朔方幽都卽北方寒門西北幽都之門四
門始謂開明之門暑門闔闔之門寒門此則羲仲羲叔
和仲和叔四伯之所宅其蒼門陽門白門幽都門始陽
伯夏伯秋伯冬伯四伯之所宅四門之副也苟之爲八
八伯所宅之地曰八門亦曰八極八伯皆羲和之族故
歸藏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
月曰爲晦明山海經傳引八伯主麻又主懷柔遠方四嶽主
丙地大傳曰巡守四嶽八伯是其事矣四門又杜十二
牧之中故經曰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也

五家紀年之法凡有數科改元之法自古已嚙但不改
者多而改者少耳距元呂紀則唐虞夏商皆曰祀尙書
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舜攝之元祀也維五祀奏
鍾石論人聲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維王后
元祀皆禹攝之祀也此唐虞之灋也周始改之曰年成
王元年是已距初元而積紀之則唐虞夏曰載杜位七
十載通堯二元而紀之也堯元二十年時堯雖治天下
而有未服者杜故改元後元
年五十杜位五十載通舜之攝位卽真而紀之也夏未聞
要當同虞殷則曰年周則曰祀故距元者爲一科距初

元者爲一科而二科鎔出于二書之中

尚書逸周書

皆無所

承但曰繼幾年幾年云若夫距事爲耑若宅程杜程受命既克紂之類又是別科非紀王侯歷年之類也其法

五家皆曰年首尾計之與記歷年者必據正爲始踰正

乃增之法異

三年四海邊密入音知唐虞亦偁年也

若夫爾雅夏曰歲殷

曰祀周曰年此又異灋始謂王者創制立灋預立科條

其計年之名有此三偁也五載巡守三載考績十有二

年王巡守殷國卽其實也此雖通積計之不曰人君之

元爲始而與距事爲耑之灋又小異此計周歲不計首

尾

韓詩外傳六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使闕遠牧眾也遠方
 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
 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
 意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及有飢寒而不得衣
 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冤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
 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
 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
 牧者所以開四

當缺門明
四三字

目通四聰也說苑十二牧方

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已入告乎天子故牧者所已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白虎通州伯唐虞謂之牧者
何尙質使大夫往來牧視諸侯故謂之牧劬立三人凡
十二人尙書曰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已
禹貢言九州也

何知下當缺一非字于文義方論

三書所言十二牧非

十二州之牧卽四門四目四聰皆今文說

呂氏春秋勿躬篇上有后益作占歲下復有伯益作井
而總之曰二十官則后益伯益兩人也后益卽作朕虞

而爲禹所薦者荀子益咎繇橫革直成之交益杜咎繇
再必非咎繇子卽此後益也系本曹大家列女傳注漢
書高誘呂覽注皆云柏益卽咎繇子柏翳者卽此伯益
也故大史公書曰益翳是二人

谷十有二牧曰食哉句惟時柔遠能邇句惇德句允元

而難任人句蠻夷率服孫伯州星衍曰食哉絕句是已

訓食爲勸猶未盡也漢勛聞之子鄒子食讀飭救也時
是也是目十二牧之職守愷厚也允信也元善也難距
也任人佞人也言己能愷德又信用善人而距遠佞人

則蠻夷皆服矣姚氏失句讀後世遵用之非也

唐虞夏之制三公九卿三公卽司馬天公司空地公司

徒人公也

本尙書大傳

九卿其六爲士其工朕虞秩宗典樂

納言三公不必荀其上左卽卿也合之爲九卿三公之

敘司馬杜蒔

周官賈疏引尙書大傳文

司空次之司徒次之契已爲

司徒而禹讓之者司徒公位次司空也棄居稷爲司馬

而禹讓之者未爲司馬公也初舜爲司空舉禹爲上左

舜去司空曠公職禹乃爲卿及舜卽眞禹乃位公也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漢勛謂服古通伏卽伏斧戍之誼

詩書作諱二
五刑有服者大辟服斧戍宮荆服刀荆服鋸劓服鑕墨服笮也五服三就者服斧戍者就市服刀者就宮服鋸與鑕笮者就朝也

古文平在朔易今文便在伏物漢勛案北方言伏方也伏北同均言相訓朔北方也文雖不同而諛則一也易當作吻吻昧蔑微一聲之轉微臧也吻與物俱从勿聲故今文作物古文作易者遂日于勿上作之後人不識矣勿爲變易之易耳東作作生也南爲爲化也西成成收也朔吻吻臧也素問言四時曰生長化收臧言化屬

土土寄位于火此經遺長言化曰明有五也咎繇謨撫于五辰謂五辰之政卽此

典禮惠荆安民之事也協恭和衷總典禮言之江未灋曰恭杜皃衷杜心是也政事總惠荆言之大曰政小曰事黜陟諸侯進退卿大夫政也除罷左貳小事也鄭康

成曰天之所謂聰明有惠者由民也

詩烝民正義引

能飭典用

禮斯爲聰明有惠天聰明天卽曰爲聰明言君上及百工飭典用禮而民曰爲聰明天卽曰爲聰明也明尊也卽天命有惠也威爵也卽天討有罪也民曰爲當尊天卽

尊之民曰爲當威天卽威之君上及百工惟視民曰加
惠荆卽上當天心矣典禮惠荆上通于天下通于民故
曰達于上下

五典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五情親也
誼也別也敍也信也親卽仁別卽智敍卽禮五禮馬融
曰吉凶軍賓嘉五庸庸通容周官經曰祭祀之容少儀
曰祭祀之美齊齊皇皇又曰祭祀主敬皆吉容也周官
經曰喪紀之容注曰喪紀之容纍纍顛顛少儀曰喪事
主哀皆凶容也周官經曰軍旅之容注曰軍旅之容暨

暨諮諮少儀曰會同主柎注柎謂敏而有勇若齊國佐
疏引成二年齊晉戰鞏傳則會同主柎謂兵車之會亦
軍容也周官經曰賓客之容少儀曰言語之美穆穆皇
皇又曰賓客主恭皆賓容也周官經曰朝廷之容少儀
曰朝廷之美濟濟翔翔論語曰居處恭嘉禮與居處無
異皆嘉容也

尚書疏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曰下文漢助謂當作
三惠六惠自亂而敬曰上下自誤爲皆奪上字衍文字
耳亂而敬曰上謂寬柔愿三惠也亂而敬曰下謂亂擾

直及簡剛彊也疏曰寬柔擾屬之洪範之柔克亂愿直屬之洪範之正直簡剛彊屬之洪範之剛克王鳴盛鳳喈引之誤謂爲鄭注謹案說文愿謹也獲牛柔謹也仲達據牛柔謹之訓而言擾屬之柔克侶亦不必鄭注曰擾馴也引見三國志注周官服不氏養猛獸而教擾之牛馬猛獸皆非柔性僅可馴擾則擾亦不必爲柔克之屬鄭周官注曰擾亦安也則於正直爲近經之所隄自己苒三惠爲柔克中三惠爲正直末三惠爲剛克

辨名記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

日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

引見月令禮運左傳宣十五年疏

淮南子泰

族訓百人者謂之豪馬鄭王咎詁謨注皆曰才過百人

曰又

引見尚書疏

漢助謂辨名記所言爲是但扁百人曰豪

倍豪曰又耳俊又卽上文之常吉曰才言曰俊又曰守

言曰常吉

鮮食魚鼈鳥獸皆是也左傳唯君用鮮老子如亨小鮮

皆鳥獸也內則冬宜鮮羽是魚鼈也鄭注下鱸食曰謂

魚鼈

引見詩思文正義

僞孔傳上鮮食曰鳥獸新殺曰鮮下鮮

食曰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馬季長曰鮮生也

引見釋文

其說皆霍當艱馬季長本作根云根生之會謂百穀引

釋文王鳳階曰馬曰艱爲根見劉成國釋名卷四釋言語

篇亦見唐扶頌漢助謂馬諛是也上文暨益奏庶鮮食
禹言已與益進諸鮮會此言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禹
言已與稷播諸根會奏諸鮮會也播曰言根會奏曰言
鮮會耳五穀言播則根會卽百穀可知已楸遷有無句
漢書食貨志剛引皆如此絕句化居烝民句史記夏本
紀引用此文云徙居眾民乃定萬國爲治段若膺曰蓋
有無句絕烝民句絕作又句絕也王子雍訓化居爲易

居

正義引王肅曰易居者不得空去主訓此語也

王鳳喈曰王曰化爲易者數

辭傳變化見矣變化卽變易是也史記用徙居代化居是訓化爲徙也漢勛謂楸遷有無者迓稟也楸賈通賈有者而遷于無曰賈遷有無化居烝民者迓民也乃立萬邦立粒通用言稷旣播百穀又有迓稟迓民之政於是天下皆立倉矣鄭康成曰又養也作相養之禮引見詩思

文正義

漢勛謂相養之禮謂播種告糴之禮播種之禮如

耕耜勞農之屬是已禹此言專言養民之事曰補咎繇

安民之未耨也

安汝止

句惟幾惟康

句

其弼直惟動

句

不應

句

猷志以

昭受上帝

句

天其申命用休

句

江未澧曰惟思幾殆康

安弼輔也直當爲憲是也夏本紀禹曰于帝慎乃杜位

安爾止輔憲天下大應清意曰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

用休漢助謂弼憲者輔左王曰成憲之臣也猷清也段

若膺曰清與猷于音韻支與清之通轉也安汝止爲幾

爲康禹告舜欲其安于所居之憲思天下之所由危思

天下之所由安其弼憲之臣思帝之動作輔善糾韋如

是則天下之人民大應且清意曰明受上帝之命上帝

卽謂舜上帝猶言天王對下土諸侯之人民言故曰上

帝鄭康成曰天將重命女曰美應謂符瑞也

引見史記夏本紀集

解天下人民大應言效上爲善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長長而民興弟上卹孤而民不信是已清意者言祗濯其心也明受上帝命者明受天王之教命言上令而下从也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謂四鄰鄭君尙書注四鄰左輔

右弼前疑後丞

尙書疏引

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

日疑後日丞左日輔右日弼天子有問無言對責之疑

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
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引見禮記文
王世子疏

是也

下經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卽敕四鄰
之語臣謂股肱耳目下經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言汝
翼敕作肱者言汝爲敕作股者言汝明敕作目者言汝
聽敕作耳者也

史記舜本紀云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四嶽
爲天子主諸侯卽此經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有民如有
土有國謂諸侯也左右助也取于手曰爲言曰箸明作

肱之證君夷敘召周公相成王爲左右釋文引馬季長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是直謂二伯爲左右周二伯與虞四嶽同辟四門卽此經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亦卽宅四門之八伯分命羲仲疏引王肅注曰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述職謂巡行事見白虎通義漢書王莽傳予之東巡召勸東作予之南巡召勸南僞予之西巡召勸西成予之北巡召勸葢臧葢用尙書說也漢勛謂八伯主巡行之官堦夷等八地杜外之治所京師亦各有官舍猶漢之刺史宣力四方者宣卽詩來旬來宣之宣

治功曰力徧布治于四方卽平秩東作平秩南爲平秩
西成平杜朔易也四門職巡宣故曰作股王者方使一
行人攷文字正服色謂之四目又方使一人采風詩謂
之四聰皆築輜軒往來又通謂之曰邇人曰其行人之
屬又通謂之曰行人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
械行人振木鐸徇于路曰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曰
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戶牖而知天下夏書邇人曰
木鐸徇于路左傳襄十四年引王制說巡狩之事曰命大師陳
詩以觀民風謹案經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

曰出內五言汝聽卽說上文臣作朕耳其職則四聰其事則采詩也說文敍曰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段若庠曰古人之像卽蒼頡古文是也像形像事像意像聲無非像也漢勛謂日月星辰天象也山龍華蟲地象也其人作爲會合者則宮室器用衣服飲食宗宮室也彝器用也璪女功也火火會也許沖進說文上書曰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蟲襍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數載是文字葡天地人之事也周官經曰大行人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鄭注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鄭注或曰古曰名今日字風俗通諡周秦常曰歲八月遣輜軒之使采異代方言還奏之永臧祕室楊子雲方言敘同漢勛謂適輜皆从齒聲古字通杜元凱左傳集解適人行人之官也班孟堅引用夏書曰行人代適人漢代相傳之訓故周官行人論書名與輜軒使者采方言事同則適人卽行人凡文字衣服二事皆作目者明之中庸曰書同文又非天子不考文是文字爲平天下一事王制說巡狩之禮曰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

制度衣服正之是正服色亦王者之事

夏本紀毋若丹朱敖上有帝曰予辛壬娶塗山上有禹
曰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
丹朱敖論衡遣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問孔篇尙
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戒禹又曰禹曰
予娶若時辛壬癸甲段若膺曰帝曰禹曰字尙書所無
史記有之此今文尙書也論衡若時二字杜予娶之下
爲禹語疑有舛誤此段氏古文尙書撰異第一條也其
第二段謂今文尙書亦無帝曰禹曰
非漢助謂予娶若時不詞之甚其爲舛誤無疑蓋尙書

本作子娶龠山

引見說文

若時二字則龠山之誤乃傳寫論

衡者習見予創若時之語而不聞有子娶龠山之文遂
妄書耳古文尙書則毋若丹朱菽之上無帝曰子娶龠
山之上無禹曰故陸氏集馬王鄭三家之同異不言有
帝曰禹曰其娶于龠山則雖僞孔本亦作子娶龠山說
文于書傳孔氏其引書曰子娶龠山是古文之原本如
是也馬鄭王之本必同說文而陸氏不言娶于馬鄭王
作子娶必是陸氏所見僞孔本尙作子娶龠山也古文
尙書雖無帝曰禹曰字而其證則與今文無異蓋曰子

創若時與予娶崙山兩文相接續明非一人之語而言
予娶崙山卽知是禹知予娶崙山爲禹言則予創若時
必爲帝言灼燦可見僞孔見經文無帝曰禹曰字豕誤
切皆爲禹言故其傳曰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至于甲
日復往治水不己私害公僞孔旣爲此說傳之旣久其
本不一陸氏所見之本尙仍舊作予娶崙山與馬鄭王
同而孔氏之本則作娶于崙山矣旣作娶于崙山則無
己見爲二人之言燦味通篇之說上文咎繇旣己無菽
逸游告舜矣則不宜復己此語戒舜故知是舜戒禹之

辭也又上文禹言光天之下至罔功皆曰上蒼帝意自
母若丹朱曰下不與帝意相切則是帝更揣語可知
帝舜戒禹曰母若丹朱之敖舊之說者咸曰爲堯子丹
朱漢勛曰爲驩朱之喑字也何則堯子丹朱上有聖父
外多良臣九男事舜朱與其中何得朋淫此其不嚙一
也卽令丹朱實惡舜之隱惡揚善何不足于丹朱而暴
露如斯是又不嚙二也又實有辜可鑿正多斥言于家
傷及門內或說放游殊爲費辭是又不嚙三也大明去
發武王舉紂羅列已甚君子敘書去斯二冊周之于紂

三世見囚卽令無餘或諒其衷舜之于堯親授大位山陵未乾醜斥其息韶何盡善武不徒美是又不嚙四也卽如所嚙虐蕩已極虞賓杜位何足見書一簡之閒卽復不照虞史短拙一至斯乎是又不嚙五也或謂丹朱先嫂後仁是則改過何復臚嚙昔短沮其自新是又不嚙六也郊天禘祖未改赤制作賓王家位首羣后此云殄世其不殄者代一人耳舜之戒禹何出于斯是又不嚙七也本斯七閒呂定斯文丹朱決非后明器訟之充子而爲驩朱之嚙字審矣

驩兜

舜典
孟子

驩頭謹

朱經
山海

鵠

尚書
大傳

丹朱

稷

五者一也

古字通用丹朱之敖與左傳潘尪之黨申鮮虞之傅摯語同一律父子偁也驩兜任不肖子曰殄其世故舜曰戒禹而禹曰不子啓爲荅也驩兜與敖世濟其惡故放之崇山驩兜惡諡

管子若敖之杜堯也莊子堯伐叢胥敖又堯攻宗膾胥敖國爲虛厲論語稟盪舟不得其死然此皆堯時之敖卽舜曰戒禹者國爲虛厲卽所云用殄厥世也敖稟字通胥國名敖亦惡諡見呂氏春秋注莒敖公注
敖諡也

說文粉字曰衣山龍萼蟲粉畫粉也从帚从粉省帚
宏說漢助謂此古文家訓故也說文又曰絲繡文如聚
細米也由其證推之則粉乃畫絲乃刺繡也今女工
爲萼鳥人物其用絲縷綴屬夥夥如細米噉卽絲也既
曰帚繡分其大界各于其界中絲刺宗彝璫火既曰繡
蔽分其大界各于其中粉畫山龍萼蟲故蔽仲曰山龍
萼蟲粉也如是則古文家不曰粉絲爲章也

作會正義曰鄭云會讀爲繪左傳正義曰鄭讀會爲績
是古文爲會也尙書大傳云萼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

白也璪火赤也山龍青也是今文爲繪也說文云繪會
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藻蟲作繪論語曰繪事後素是

稱今文說而非古文也鄭康成注古文讀繪爲績依左

義別自用其說不从古文今文之說釋文會馬鄭作繪者蓋馬鄭注有別

本直改會爲繪也陸氏與孔氏所見異耳

書疏鄭元曰此經自導灞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
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漢勛謂此蓋古文家之意鄭君
始明發其側也北過降水地理志上黨屯雷桑欽言絳
水出西南東入海水經注引作東入漳爲是此古文家說也地理志

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虜沱皆杜北東入海禹貢絳水

亦入海此今文家說也其所謂絳水者卽水經注之絳

瀆自漳河分支別出者也過九江劉歆言爲湖漢九水

引見水經注及書釋文

九江孔殷鄭注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

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杜今廬江潯

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

見書疏鄭注止此故疏此下方接云如鄭此意九江各自別源

其源不出大江也下流合于大江耳

此古文家說也應劭地理志注江自

潯陽分爲九道此今文說也

僞孔氏襲用今文說

言此二處觀之

則古文言過爲大水內小水今文言過爲經流分支派

是古文今文各有其義例也經凡三過字惟東過漆沮
不聞古今家異說但無傳之者想亦異也

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此
會于匯之古文說也偽孔傳曰此匯亦爲彭蠡或是襲
用今文說古義及鄭君必不如是鄭注云三江分於彭

蠡爲三孔東入海

見尙書疏偽孔傳自彭蠡江分爲三襲鄭義

此古文說也

鄭注又引地理志彭蠡杜豫章彭澤西者蓋引舊說而駁之後之引鄭者不備耳

地理志豫章

彭澤禹貢彭澤杜西此今文說也

此不合古說者有三一古文曰九江爲湖

漢九水是曰豫章爲湖也亦宜復曰湖漢爲彭蠡二古文曰三江分于彭蠡者若是豫章之澤無分三江之

地理志丹陽郡宛陵彭澤聚
杜西南蓋古文說彭澤之地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匯二匯字鄭注不同訓曷

由知之鄭注道溺水云此經自溺水曰下言過言會者

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引見史記集解

經文

言會于匯則鄭必不解爲彭蠡澤曰自亂其側其證一

鄭注三江云三江分于彭蠡爲三孔東入海

引見尚書疏

鄭

注東地云東迤者爲南江

引見尚書疏曰此言推之鄭當訓迤爲溢僞孔襲用之也

鄭既言三江分于彭蠡又言東迤者爲南江則會于匯

杜東迤之下必不謂匯爲彭蠡曰自相矛盾也曰此知

鄭會于匯之匯必不同上文訓回可知其證二桑君長傳古文尚書其言山川皆爲禹貢言也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言陵陽淮水出東南北大江若禹貢無入江之淮君長何出此言古惟匯字通馬鄭二君皆傳古文知其必用之其證三孟子言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若桐柏之淮何由注江其證四匯訓回非訓澤又非彭蠡之別名經若云會于回豈復成文乎呂詁訓攷之不合其證五馬鄭之書雖不傳故可目刪推也今人皆襲僞孔之謬曰匯爲彭蠡因之經語不明因之注刪不合因之孟

子及桑君長之言皆不用匯之爲淮紬繹鄭注其諠瘡
雀

惟箇籛枯三邦底貢厥名馬注言箇籛枯三國所致貢
其名謙謹案季長之意是曰箇籛枯爲三國名而箇出
箇籛出籛枯出枯三國所出皆名謙之材故各貢之也
山海經有菌山有菌人逸周書有九菌菌箇字通地蓋
杜今衡嶽曰南五領曰北是箇國也逸周書曰路人大
竹呂氏春秋駱越之箇路籛駱字通地杜五領之南此
籛國也經文箇籛枯一作箭足杆箇箭聲近足乃路之

壤字杆卽枯之同聲段借破工記妘胡之竹箭春秋傳
芋尹無字芋尹申無亥新序芋尹文爲江南令是芋乃
江南縣名而文卽其尹也破之聲韻杆枯胡芋皆近而
秦漢謂豫章長沙皆曰江南漢豫章郡有雩都則枯當
卽杜雩都此枯國也破工之妘亦鄱字之通段鄱雩皆
漢豫章地其地宜竹箭由是言之則胡卽枯益信三國

皆荆南埜

漢豫章郡古亦杜荊州

未可以戚我先王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之戚鄭君
我其爲王穆卜注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是已吳澂曰古

禮凡於遠世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杜它國者及支子雖杜本國而于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墀地爲壇曰樓祖考之神周公支子爲臣故不告廟而爲壇曰告也吳氏此誼爲可凭但告廟易作卜廟爲壇曰告易作爲壇曰卜則上下貫矣蓋國有大事必請守龜卜于廟二公心慕王疾首發穆卜之謀二公初欲三公同上偶不照及支子不可戚先王之義故周公告之而自曰爲事時周公爲大宰故自爲主

克明德僞傳曰能顯用俊德馬鄭王注皆逸禮記大學

篇引康誥曰克明德又引大甲帝典之文而總釋之曰
皆自明也荀子正論篇引康誥曰克明明德而言主道
貴宣明左傳成二年引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
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成八年
引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宣十五年晉侯賞
中行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
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
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合記傳及荀子觀之
則明惠爲文王自明其惠而非顯用俊惠也孟子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實也依左傳意則庸庸當謂禮用其能用人者祇祇當謂敬其能敬人者用能用人者敬能敬人者則曰善引善天下之善皆杜于朝矣威威亦謂威其能曰威迫脅人者又詳左氏意則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皆明惠也庸庸祇祇雖與偽傳顯用俊惠合不敢侮鰥寡則非顯用俊惠又左傳兩言文王所曰造周經之區夏卽周也夏中夏也周初杜戎狄

之閒遷岐乃始進居夏地故區夏卽曰岐周也區域也
區夏猶言夏區古人語到嚙也

王曰外事

句

汝陳時臬司師

句

茲殷罰有倫

句

尙書大

傳引書曰茲殷罰有倫是司師屬上句也汝陳時臬司
師與下汝陳時臬事語一側事士古通用八職二曰師
三曰司士亦司師旅之屬外事如周官之遂士縣土方
士侯國雖不全要有治都鄙之獄訟者女陳時臬司師
謂司寇之屬如周官之士師鄉士及其中士旅下士也
侯國雖不具司寇要自有屬師其上士司其中士士其

下士與江未濠引周官小司寇至于甸乃弊之鄉士甸而職聽于朝遂士二甸而職聽于朝縣士三甸而職聽于朝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之文曰釋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甸時丕蔽要囚極合小司寇鄉士卽陳臬司師遂士縣士方士卽外事上呼其官下隲其職也

王曰女陳時臬事句罰蔽句殷彝用其句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句罰蔽者舊所斷之刑罰孔仲達所云今律

無條求故事之比卽此罰蔽矣殷彝用其者言殷常用此罰蔽矣其語詞猶矣也義議也議刑議殺者言律無

正條比故事而刑之當得其宐比故事而殺之亦當得其宐勿用之曰就女之意女謂陳泉之士也

鄭君曰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僞傳大史內史掌國典灋疏曰大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灋者爵祿廢置殺生子效謹案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周禮大史下大夫也內史中大夫也此經于大史內史皆言友見非臣也若是王廷之臣則王廷之臣尙多無緣大史內史獨劾恣于妹邦當是方伯之監必曰大

史內史如秦之御史監郡漢之刺史糾察郡國矣漢代
王國之官有內史爲天子之臣卽其遺制

子惟曰女劫恣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句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句定辟矧汝句剛制于酒殷賢臣

蓋自殷舊臣有惠而封爲諸侯者侯甸男衛謂諸侯也

大史友內史友王臣之監于方伯國者故曰友獻臣百

宗工殷賢臣之國臣也爾事則衛國之臣也服休服采

衛國之二孤也鄭君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

近臣文王世子曰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又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燕息是入朝祭是出采事也師教曰事事莫大于朝祭休息也保慎其身所曰安息之也若是則保是服休師是服采也二孤尊于三卿定正辟君成王自謂女謂康未言女當曰戒酒之言慎殿之獻臣爲侯甸男衛之諸侯者況大史內史之監于女邦而爲女友者其分又卑矣女定當固慎曰敕之也女當固慎殿獻臣之國臣況事爾之臣又近矣女定當固慎曰敕之也女

當固慎爾國之二孤況三卿又舉矣女定當固慎曰敕
之也君天下亦宜正況女爲諸侯乎其剛斷崇歛無失
也

寇攘姦宄至罔不懲此殷荆書語也周公又係語其下
擘康未而告之曰如此者真首惡也我與女當大懲之
益思不孝不友之惡荆書所無女當用文王所作之荆
曰刑之不率大戛此殷荆書語也不率謂不軌猶詩之
言不邁爾雅之言不蹟也大戛大法也猶大辟矣周公
于不率大戛之外又益思外庶子

公卿大夫之子
弟未授爵者訓人

鄭云師長也卽

九兩之師儒也

正人

三百六十

小臣

官師

諸節

民譽而歸惡于君是乃長惡當用不軌之比例比而殺

之

又爲君者不能其卿大夫爲長者

卽正人

不能其小臣

卽師

旅

外正

大府之于諸府大士大祝之于諸士祝雖非其師司旅亦相管轄皆外正也謂之正者彼皆各

有師

旅也威虐放命亦當有刑卽女亦不可不敬與女不敬

典亦當有刑也此言君者康未爲孟侯有諸侯爲之屬

也

嗣爾股肱純其茲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此農民也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商賈之民也工成器亦資賈曰通之故言商賈卽已包工杜其中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總上文農商而言也慶如數與于祭而君有慶爵士之有慶者之慶卽閭里慶弔之慶也洗絜器具也腆享膳也言父母有慶事于是自洗絜器具享噉膳養曰致其意乃得用酒庶幾可飲段若爓曰白虎通引尙書曰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又曰下言欽厥父母用字上屬爲句孝養二字作欽字今文尙書也漢勛謂古文尙書亦當于用字絕句遠服賈用者謂遠行而

賈其器用利其贏餘曰孝養其父母猶農之藝黍稷曰
事其父其長也長通其上言之或祖父母或兄長之年
老者一言厥考厥長一言厥父母互文曰相荀一言犇
走一言孝養孝養謂飲食犇走謂凡役事亦互文曰相
荀

說文曰坻印涂也楊雄傳獲人凶則匠石斲斤而不敢
爰斲服虔曰獲古之善涂墍者也故廣領大袖曰印涂
而領袖不汗顏師古曰墍即今之印泥也釋名涂杜也
杜塗充穴也墍猶焯焯細澤見也馬融曰墍墍色引見
尚書

疏說文丹部引周書曰惟其敷丹黼黻若疇曰許君所據尙書上文亦當爲敷墜說文曰敷閉也敷或借杜字爲之成國釋塗爲杜曰杜塞孔穴正論說文用敷字之誼漢勛案今柯人飾牆壁先呂泥敷塞穴孔及不平處令平嚙後加墜今丹棗工亦先呂石膏末敷塞木器穴縫不平處令平嚙後加丹棗又今人作竹壁亦先呂泥埒之令平嚙後加墜則塗墜茨塗丹腹之塗皆當依說文用敷爲正若疏中之黻字則敷之譌唐梅之本皆作敷今尙書之塗直俗字耳

伯禽封魯。周公尙杜故，但稱子而不稱侯。何？已知之。
曰：荀子堯問篇，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
將行，益志而子美，惠乎而子謂伯禽也。傅者，伯禽之臣。
故對之稱而子猶曰而君也。君稱子臣，稱其君亦曰子。
孟子曰：子力行之是已。又尙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
公三見而三答，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
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
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二三子商子之弟子也。伯禽
見商子必執弟子禮，方可盡
言故伯禽亦杜其中。見橋實高高蹙而上反，曰告商子。商子曰：橋

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杙二三子復往觀焉

見杙實晉晉然而循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杙者子道也

二三子明日見周公二三字羨文無緣商子之弟子皆見周公此蓋本云子明日見周公

後之錄者不解子之誼增二三字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印拂其首

勞而食之曰尔安見君子乎二子曰實對無緣康叔亦同伯禽之禮

二字亦妄增公曰君子哉商子也此言子道者正謂諸侯老

而世子嗣位之道若尋常子道伯禽與成王同入學時

已講之訊矣豈有伯禽不知而康叔亦不知邪正曰苻

日伯禽見周公全乎魯侯之禮故周公答之至是始盡

世子之道故周公嘉之曰是而論則魯公初封稱子明矣通鑑特編引尚書大傳曰杼材爲命伯禽之書其說甚是蓋古文王曰封今文當是王曰子才也子古文或借出爲之才又近土古文曰出才二字合爲坐字豕成康叔之名此古文說之疏也今文曰王曰子才者子謂伯禽爲魯子也才蓋伯禽之名言子才者猶子般子猛云爾且尚書百篇無摘書中二字爲篇名者則子才之卽伯禽明矣春秋傳言命曰伯禽此云杼材異者蓋材是魯公名祝佗于諸侯會特爲魯改非書篇名有二

也左氏魯之良史不得簡其始 古人名字必相比附此

封君之名故曰字諡易之

蓋取有材能則可揜獲醜虜也今文子作籽者借字

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其讀
期不讀不敢自期曰我周之受天命不若夏歷年之久
用知其必不少于殷歷年矣召公云嚙故知汲冢書夏
年多殷之說不誣也

讎民百君子則受王威命友民百君子則受王明德之
命百君子凡讎民友民之間命凡威與明惠之間皆曰
中毋上下古人文多如此如楚詞接輿髡首兮桑扈麻

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召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士冠
禮之載合升皆其比也畏天顯小民顯明也天明威自
我民明威是有天明亦有民明也顯旣天與小民之閒
曰中毋上下之法謂畏天之明又畏小民之明也成王
卽經惠秉哲畏相卽畏天顯小民相察也視也監也畏
天與小民之監察是曰畏相僞孔傳曰爲畏敬輔相之
臣非矣春秋外傳周語曰國之將亡其政腥臊馨香不
登詩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是惠有馨香祀亦有馨香也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馨香旣惠與祀之閒亦曰中

母上下也言惠之馨香及祀之馨香皆弗登聞于天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若生子固不杜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終曰善初生意于惡終曰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仲任此說極是但曰十五爲生子人或疑焉蓋人有生壯長老曰譬四時之生長收藏兒素問上壽百二

十四分之則九十後爲老六十後爲長三十後爲壯三十耑爲生七國曰後偁學者爲生本此子者男子之美偁經言生子猶壯夫長者老夫之比生壯長老又各分

初末譬之四時有八節矣十五曰耆初生也初生之時
正成倅定志之時故初生爲十五仲任曰生子爲十五
說甚古其言意卽志也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可見志定
在十五

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卽堯典之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也曰贊堯者贊之也笏作穆穆卽四門穆穆也尙書
大傳說之曰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言是已
笏卽海表海表卽四門也舜爲四岳主諸侯周公亦爲
二伯主諸侯故贊之之語同也御衡不迷卽內于大麓

烈風雷雨不迷衡卽璇璣玉衡之衡此言周公之爲相
變理舍易也舜曰上公總錄二公之事周公曰冢宰總
百官其職同故贊之亦同文武勤教此言周公爲大師
之職曰文武之事勤教于王也

王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使公仍居大師大宰及
冢宰之職也誕保文武言爲大師大保王曰文武之事
卽上文之文武勤教也受民亂謂冢宰掌邦治也爲四
輔謂丞疑輔弼也賈子言周公爲道道卽冢宰也工當
讀公古字通用王命余來承蒼爲四輔之言也正義曰

曰退爲去曰畱爲來此來字之證也保乃文祖受命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替受民亂之言也受命民居文祖光
烈考武王中者亦曰中冊上下古人文嚙也宏朕恭註
葆琰曰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之併古文曰爲訓字尙書
當是本作伏後豕改作朕字耳其說是已蔡傳於此引
孟子責難于君謂之恭說是大教訓而責難謂爲大師
也答誕保文武之言

說文爽盛也此燕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名醜漢助案爽
蓋召康公字醜則其名也當漢代說經者皆謂爽卽召

公名故許君列其說于壽繼又舉史篇之說謂召公名醜曰廣異聞此許君意也二說當曰後說爲是名醜而字奭者相反之義奭當从郝聲歸魚模部說文云醜亦聲聲疑是盛之譌

任人宅乃事一也準夫宅乃準一也牧宅乃牧一也十月之交三事大夫鄭君箋曰三公也則此亦三公也古曰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牧者養也養民者其司徒與任事也司空掌邦事任人其司空與準灋也司馬掌九灋準夫其司馬與周曰一公領大宰司徒二卿謂之牧

言事作讀一
三
曰一公領宗伯司馬二卿謂之準曰一公領司寇司空
二卿謂之任

周官虎賁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趣馬下士皂一人
綴衣當卽司服司服中士二人小尹疑卽小臣小臣上
士四人孫伯周曰左右攜僕蓋若周禮大僕射人也大
僕下大夫二人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凡此皆近
王之官也百司司卽正師司旅之司謂官之左貳僚屬
也庶府府卽府史胥徒之府謂庶人杜官者言府卽包
史行徒言司亦駭正師旅言百言庶則六官駭也大都

小伯互文也其實謂大都之伯及小邑之伯也百司庶
府所曰咳官府大都小伯所曰咳都鄙執人謂學執之
人秀士選士俊士進士郊人皆咳其中則并將仕者亦
言之矣表臣百司謂都鄙之百司也大史說見壽蓋王
官之監方伯者尹伯皆諸侯之長尹連尹伯州伯庶常
吉士尹伯之左右也司徒司馬司空尹伯之三卿也亞
旅三卿之屬也夷微盧烝四夷之長也三亳者商之舊
都阪蒲阪虞夏之舊都其連尹特要于諸尹故別言之
于此不言王之常伯常任者欲詳畧互見也章首言華

人舉三事之中曰咳上下綴衣虎賁舉王近臣之首二人曰表其餘也自百司庶府曰下則章首所不詳夏商特舉三事舉其至尊者曰表其餘特言三俊者舉未仕者曰咳諸已仕者

常謂常伯常任曰咳近臣事謂三事司謂百司庶府咳官府枝咳大都曰下至阪尹非三事中之枝也

常人卽庶常吉士庶常吉士卽王左右常伯常任後世尙衣尙食尙書尙藥卽此常字皆掌字通設也

蚩尤蚩無知也尤過也古惡謚經傳中蚩尤凡四一炎

帝末僭王左傳遇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兆逸周書
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此其一也一黃帝六
左管子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此人蓋先有功後爲惡
如管蔡之比故得惡諡此其二也周書蚩尤惟始作亂
延及于平民馬季長注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釋文
引高誘國策注蚩尤九黎君名鄭康成尙書注蚩尤霸
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蚩尤之
代也書疏韋宏嗣國語注黎氏兄弟九人蚩尤之徒書疏
引有蚩尤之徒此其三也張平子曰凡讖皆云黃帝伐
引今本無之

蚩尤而詩讖獨曰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此又堯苻有蚩尤也史記引湯誥曰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此書曰禹咎繇稷三后之興與蚩尤之敗竝舉蓋曰一時之仁虐竝衡此其四也

寇賊大辟之科也大傳降叛寇賊劫畧毀攘矯虔者其荆歿大戴記劬五兵及木石曰賊洪氏注曰八成此曰邦賊又曰中情出小曰開大曰講洪氏注曰八成此曰邦讎謹案凡備兵者自國內起曰賊自外國來曰寇寇者擊完也人國家完聚彼曰兵來擊之也賊害也起兵

爲害于國中也寇杜外國荆之所不及也其所及也者
寇之屬也卽彖叛是已如自彼國來彖而爲閒乎我國
中及本杜我國而嘗思乘閒叛从它國皆寇之屬也故
周官之邦謀大戴記之曰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皆卽
此經之寇也劫謂劫人子女畧謂畧人財物賊劫畧者
謂起兵曰劫人子女畧人財物也敍攘矯虔四字涉經
文而羨

鴟義今文作消義此宮罰之科也大傳曰男女不曰義
交者其刑宮大戴記誘居家室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

娛洪氏注曰八成此曰邦汭汭卽媒妁之妁邦汭如今
之姦律漢勛謂誘引也居臧也家室謂妻妾也有如不
有寡君之有杜元凱曰有相親有也君子下屬子字君
子子者貴人子女也誘居家室者言引誘臧匿人之妻
妾也有君子子者於所尊貴人不斥言之曰誘居婉易
之曰有言親有君子之子女亦足見其爲姦姪臧匿也
二者皆曰義義之言袞謂姪袞也王懷祖曰義者頤袞
也說文曰俄行頤也廣雅釋詁曰俄袞也古者俄義同
聲其說是專古團字團聚也合也子女專者言爲子女

姪表者合聚之所猶今世之鴛子畜倡妓是已誘匿人妻妾合聚姪表之子女二者比凡姪爲重故犯宮刑消娼聲相近馬季長曰鴟輕也蓋謂男女輕薄無禮偶合也或曰團聚子女爲輕薄俠表之所趨赴故曰輕也

姦宄此剗罰之科也大傳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剗大戴記利辭曰亂屬曰讒洪氏注曰八成此曰擒邦令又曰財投長曰貸洪氏注曰八成此曰犯邦令春秋傳亂杜外爲姦杜內爲宄漢助謂官吏爲內艸莽曰外官吏作僣于內必舞文舞文卽利辭

也舞文者懼其僚黨知之又必曰利口迷亂僚黨之耳
目故曰利辭亂屬也韋宏嗣曰曰詐用法曰擣故利辭
亂屬卽擣邦令也君命卽邦令舞文卽是觸易君命也
革輿服制度卽舞文之實也作弊于艸野者必先曰貨
獻于其長長吏不問嚙後敢爲姦也其爲姦之實則爲
詐取人之財物是亦盜畧之也或傷害人曰報怨耳其
作宄于內者亦惟此二事傳文言觸易君命革輿服制
度于上言姦宄于中言盜攘傷人于下者曰見盜攘傷
人者姦宄之所同而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宄之所

獨耳

斂攘此刑罰之科也大傳決閼梁踰城郭而畧盜者其
刑贖大戴記作于財賄六畜五穀曰盜洪氏注八成此
曰爲邦盜說文斂彊取也鄭君尙書注曰有因而盜曰
攘漢勛謂斂卽盜也非其所有而決閼梁踰城郭曰畧
取之是曰彊力脅取人財物也記言作于者作起也于
取也亦謂彊取也攘者謂與人有帶芥聚其徒屬彊斂
其財物其情重故別之

矯虔此墨罰之科也大傳非事而事之出入不曰道義

而誦不詳之詞者其荆墨大戴記崩本已要閒洪氏注
曰八成此曰爲邦朋又作起不敬已欺惑懂愚洪氏注
曰八成此曰爲邦誣漢勛謂崩壞也本卽十有二職事
民之本業也要邀也閒如閒色閒道之閒非正也謂壞
本業弗爲而邀畚于異端卽非事而事之也索隱行怪
必有慕之者豢聚徒敎授結爲朋黨故曰邦朋此如後
世之釋道二氏及諸衰敎是矣作起不敬卽出入不己
道義謂出入欵詭能幻惑人誦不詳之詞謂僞說讖緯
祿祥二者皆懂愚之所惑也皆誣罔不己實之爲故曰

爲邦誣也邦朋卽經之矯非事而事之是矯也邦誣卽
經之虔虔訓固爲幻惑說讖祥直是愚固者之所爲